

李 中 流 主编

WEN XUE XIN MING
CI CI DIAN



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文学新名词 词典

责任编辑：保翰琳

封面摄影：汪 诚

封面设计：张友乾

责任校对：宋昭晖

ISBN7-311-00157-9

H·4 定价：5.00元

一，长短各异，颇欠均匀。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曾参考了数以百计的报刊、新著和辞书。其中参考较多的有北京《文艺报》、上海《文学报》、陕西《小说评论》、广东《当代文坛报》等传播文学新思潮、新知识最活跃、最丰富的报刊。有些词条的解释，直接采用了有关著作和报刊的新观点、新资料，尽量吸收其中的菁华，力求反映当前学术研究的最新水平。为了统一体例，节省篇幅，未能将所引用的资料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谨向原作者、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传递新知识、新信息的尝试。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艺术视野不广，初版时间仓促，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的编写一直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同志、南京师范大学吴奔星教授、复旦大学蒋国忠副教授、中山大学黄修己教授、吴国钦副教授、上海书店总编审范泉先生，都曾来信提出许多指导性意见。《小说评论》主编王愚同志刚从西德归来，就来信给我以鼓励。吴奔星、黄修己、吴国钦、蒋国忠与北京大学张钟副教授、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傅青元同志都为本书题了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怀久女士、广东人民出版社魏金伦副编审，为本书写了很有理论价值的序。在出版过程中，又得到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写作学会和兰州大学出版社的许多具体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我深切的谢忱。

李中流

1988, 12, 24, 西宁

文学新名词词典

主 编 李中流

副主编 罗德成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兰州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对推动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和文学理论研究都有重要影响的工具书。它选词精当，释词准确，针对性强，适用面广；文字简明，通俗易懂。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学术研究水平。它不限于具体知识的介绍，还能给人以“方法”的启示，有助于更新与完善人们的文学知识结构，呼唤国人的“超越意识”，以推进文学观念的变革，是时代改革浪潮在文学领域激起的最新回响。对广大文学阅读欣赏者、文学写作爱好者和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都有参考和实用价值。

文学新名词词典

主 编 李中流

副主编 罗德成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照 排 室 排 版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4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7-311-00157-9/H·4 定价：5.00 元

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愚	邓伟志	吴奔星
吴国钦	范 泉	张 钟
张舟萍	黄修己	傅青元
蒋国忠	雷群明	魏金伦

主编

李中流

编委

罗德成	李 源	辛千波
陈彩虹	宋剑华	葛建中

鈞玄記要，為輸入文學的新概
念、新觀點、新方法架橋，對
促進當代文學的新發展，功不
可沒。

題贈“文學新名詞詞典”

王愚

八六年
四月

《文学新名词词典》是一部切合时宜的工具书。选择精当，解释准确，对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文学青年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吴奔星

这部词典以其词条的新颖、释词观点具有当代性为鲜明特点。条目选择上注意到广泛、开放和新鲜，搜集了大量新时期文学发展中所产生的新名词，吸收了当代科学互相渗透所产生的大量新的文学名词给以简明概括。释词准确、观念新颖，把知识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这是当前一般读者和专业人员都需要的工具书。

北京大学中文系 张 钟

编辑这样的工具书，对于推进文学观念的更新，普及新知识，发展文学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新的东西难免会有粗糙之处，但只要下功夫，便可打磨得更为精致。

中山大学中文系 黄修己

发展新观念

创立新理论

繁荣新文学

傅青元

一九八六年青元

本书选取了当前文坛流行的各种各样新名词术语予以诠释，对专业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来说，本书的出版是众所企望的，估计会赢得大量的读者。本书稿引用了不少国内外较新颖的学术资料，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水平与成果，又有一定的普及性与可读性。就我自己来说，读了部分条目后，亦觉获益匪浅。因此，我以为这部书稿不但已达到出版水平，且出版后是会受到读者们的欢迎的。

中山大学中文系 吴国钦

本书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文学工具书，是文学爱好者、文学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书之一。它的特点是：(1) 收词较多，也较精当。凡是在文学领域出现频率较高的新名词、新术语，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它的踪影；(2) 释义简明扼要，详而不繁，要而不疏，能用较为简洁的语言把一个新名词的含义、演变等解释得清清楚楚；(3)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既不作琐细的考证，又能在公允客观的评述中体现出编者的识见和倾向。总之，它是文学园地刚刚绽开的一朵鲜花，深信它必将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复旦大学中文系 蒋国忠

文莫贵于精能变化

——《文学新名词词典》序

李中流先生主编的《文学新名词词典》，在广大读者亟需更新文学知识，了解与把握当前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概念、新术语之际，适时地提供了一部工具书。无疑，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李中流先生嘱我写序，却令我颇费踌躇。替人作序，往往都是名家，更且要对层出不穷的文苑新变评长论短，说出一点道道，也自感力所不逮。无奈中流先生执意要开风气之先，文心慧业，情固难辞。喜读样稿，爰乃命笔。

记得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它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这番话，得到了马克思的首肯。如果略作发挥，我们还似可这么引伸：这种“新的眼光”，不仅使批评者获得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有可能对旧的文学艺术作品作出新的解释，并且能够促进文艺创作以及研究本身的变化与发展，以适应时代潮流所提出的需求。

对于艺术发展的这一规律，中西文化所见略同。差不多与海涅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我国近代文论家刘熙载，用别一种语言，道出了同一种创新意识。他说：“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而“文之道，时为大”。就是说，师古又能变古，这是艺术发展的辩证运动；而艺术变革所务必遵循的一条准则，即顺应时代的潮流，适时而变。刘氏之言，同样意味着要求文艺创作与研究，要善于获得一种艺术观摩的“新的眼光”，去显示特定时代的新精神。

可见，“文莫贵于精能变化”。通其“变”——继承传统又能变革传统，乃艺术发展之必然；精于“变”——追随时代的足迹，适时而变，乃艺术生命力之根本。惜者，我们的创作界和理论界，长期以来习惯于恪守陈规，只有当历史跨入了新的时期之后，才真正称得上领悟并实施了这种变革之道。

新时期文学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是各种文艺思潮交相更迭，纷繁杂存，众多创作风格、流派变异频繁，各领风骚。这无疑是文学观念大变革所带来的喜人景况。如果说，80年代最初两年，对已有文学观念的反思——如有关真实性的论争、社会主义悲剧根源的探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等等，还兼有与政治上拨乱反正相呼应的特质；那末，随着开放、改革的深入，文学领域逐步进入了一个观念重建的新阶段——从本体意义上，对文学的本质、特征、功能、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等一系列文艺学问题，重新予以思考与认识。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都冲破了艺术趣味的恒常性。一方面，种种文艺学新说，拓展了作家观察的视野和艺术思维的空间，激起了文体实验的冲动，在新的艺术形式、艺术内容、艺术风格的天地里探险览胜；另一方面，艺术的新天地，又强化了批评家的超越意识，显示了对现代科学方法的热忱，不甘拘泥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和单一化的批评格局，尝试着用“跨学科”的移植来丰富文学观照的视角，开拓文艺学研究的方法。作为新观念、新思潮、新方法的语词躯壳的新概念、新术语，也便伴随着各种“热潮”的兴起而问世，而流行了。

这种文坛新变，是文艺界人士和广大读者普遍关注的。不过，由于艺术趣味的恒常性和知识结构的恒定性，面对瞬息万变的花样翻新，人们又不免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从感觉不习惯到习惯，不和谐到和谐，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因而，一种新的艺术流派的诞生，一种新的表现手法的尝试，因为有悖于多数读者的传统欣赏趣味，往往会在“读不懂”的呼声中华步维

艰；同样，大量新名词在文艺批评与研究文章中的遽然出现，在给人以面目一新之余，也自然地带来了无所适从的困惑，以及诸如“概念大换班”、“名词大爆炸”、“洋八股盛行”之类的诘难。

当然，我们无须讳言，在当前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偏颇。就文艺学新方法的探索而言，如有些论者把新奇混同于深刻，一味地为“新”而“新”，乃至单纯地以名词术语的翻新来取代观念的更新；有些文章追求表面的热闹，满足于新名词、新术语的套用或堆砌，而不是以“穷尽事理”为先；更有甚者，把原有的概念系统一律视作陈旧与肤浅的标志，故作艰深地生编硬造一些含义不清的新名词，以示思想的新颖与深刻。凡此种种，都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继承与革新，“标新立异”与“格物致知”的关系问题。更新，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反既往”，而是在变革传统基础上的推陈出新。抛弃了推陈出新的原则，任凭主观好恶，随意地杜撰所谓新术语，除了使文句屈居聱牙以外，于文学理论的建树并没有任何益处。同时，更新，并不意味着就是猎奇逐新。而是在穷尽事物的原理、法则而后的创新。所谓观念，是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因而文学观念的变革，是对一定的文学事实的认识的深化和飞跃，而不是以名词、术语的“新”、“旧”为依据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工作者如果不是致力于自身知识结构的更新，在真正把握文学创作现状和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去丰富文艺批评的方法模式，而是热衷于玩弄一些任意杜撰的新名词、新术语以哗众取宠，立意用似通非通的文字，给读者以似懂非懂的印象，显然并不是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正道。即使在这个意义上，也确实需要一部具有科学性的工具书，一方面从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中确认一批有流行价值的新名词、新术语，另方面准确厘定它们的内涵，使之成为可供更多人享有的财富。

显然，我们指出某些文章滥用新概念、新术语的弊病，意在避免将文学观念的变革引入歧途，绝对无意于抹煞新名词的价值，绝对无意于墨守成规，维持一种不求变革的思维模式。马克

思说过：“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恩格斯也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两位导师都从思维的形式与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事实，阐明了人类思维模式的又一特征——它的开放性。具体说来，也就是任何一门科学无不有它自身的概念、范畴体系和思维框架，这种概念、范畴体系和思维框架又无不随着生活的巨变必然地推动着文学观念的变革。处于新旧交替中的新时期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与研究，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来得活跃。频频转移的创作“热点”，蔚成文艺思潮、风格、流派多样化的大观；自然科学与边缘学科向文艺学领域的“渗透”，确定了各种批评方法多元并驰的态势。尽管对于这种“多样”与“多元”的具体价值的判断，还需要具体课题作具体评析，但它们在拓展创作和理论思维空间中所起的作用，无疑都是积极的、有贡献的。因而作为新思潮、新方法的思维载体的新概念、新术语，它们的诞生与流行也是势在必然，不可逆转的。这是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撞击中迸发出的灿烂火花。谁欲固守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将文学观念的变革压缩在一个封闭的思维模式之中，无疑地是对人类思维特征的背反。

李中流先生是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理事、青海写作学会副会长。这部词典的其他六位编委，都是中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他们正是痛感我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新观念传播与确立的艰难，才致力于编撰这部工具书的。因而编写的意图，不仅旨在介绍业已进入文艺科学领域的新概念、新术语，以有助于更新与完善人们的文学知识结构；还旨在呼唤一种“超越意识”，期待于国人在思维模式上超越前人，建立起创造型、开放型的思维新方式，以推动观念的变革。就后者而言，是意欲升华工具书的一般价值，使之不只局限于具体知识的

传授，还能给人以“方法”的启示。

编者的意图，我认为已鲜明地体现在这本词典的编写之中，从词条的选择到词义的阐释，无不跃动着编者的热情的呼唤。除此之外，我以为这本词典还有两大鲜明特点：

第一，选词精当，针对性强，适用性广。这本词典在条目的收选上并不贪大求全，针对我国当今文学理论界使用频率最高，为广大读者所常见的文艺学新名词，精选 1300 多条予以诠释。不求经院气息，始终以致用、实用为编选准则，因而要目不繁。同时收词的涵盖面比较大，涉及到一般文学理论范畴，文学现象、种类与风格、流派，创作过程、方法与表现手法，以及与文艺学交叉的学科等等方面，因而适用性较广，对文学阅读的欣赏者，文学写作的爱好者和专业文艺理论工作者，都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第二，释词准确，普及性与学术性兼长。这本词典不仅引用了国内外新颖的学术资料，对文艺学新概念、新术语的起源、出处、涵义、使用范围等作出通俗易懂、简明精要的阐释，而且还积极汲取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文艺学新观念、新思潮、新方法的学术价值和客观社会效果，能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因而既传播了文艺领域的最新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最新水平。

当然，评价一部著作的真正权威，是广大的读者群众。我作为一个读者，以先睹为快的喜悦心情，说了上述一些不伦不类的想法，一来藉以了却中流先生的重托，二来也是为读者庆幸，庆贺他们即将获得一部不可或缺的文学工具书。我深信，《文学新名词词典》必将以其强烈的当代意识，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这部词典的出版，对我国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也必将起到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张怀久

1987.11.26 于上海

洞开窗户，迎纳新潮

——祝贺《文学新名词词典》出版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长的纪录，是一个与人类共存的生生不已的过程；而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又总是一定社会和一定时代的产物，是特定历史土壤和特定历史气候结出的花朵。今天，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一样，在经历了无数痛苦和抗争之后，正从历史长河的狭谷中挣扎出来。近十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走向改革与开放的实践，中国当代文学也从尖锐的痛苦中觉醒，在反思、探索、拓展中走出了封闭、单调的狭窄天地。一个活跃的、开放的、繁荣的新文学局面，正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中国文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但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的、单一的格局中。其间中国社会虽然波动甚多，但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格局却是“风雨不动安如山”。在那个缺乏争辩、不容许有异声存在的年代里，文学被戴上了“阶级斗争的紧箍咒”，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有如泥淖密布、沼地相连，横亘在当代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上，使多少文艺好手翻身落马，甚至惨遭灭顶之灾。特别是到了“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他们抹杀文艺的个性，无限夸大“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具职能，视一切外来文化如洪水猛兽，把中国当代文学驱进了一个更加封闭窒息的狭小天地。当其时也，在他们“罢黜百家、独尊江青”的淫威下，文艺领域里落木萧萧、

秋霜满地，一派萧杀景象。这是新中国文学史上催人泪下的痛苦一幕。

文学就其本义来说，是一种超越种族、地域与时代的文化形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其本质就是开放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其思想文化的发展，除了在继承本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实现外，同时也是在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实现的。特别是到了今天，科学已经成长为巨人，其叱咤风云的威力已遍及社会全部时空，并正在深刻而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潮流一泻千里。身置大潮中，各个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只有在世界性的广阔背景和交错复杂的影响、渗透、乃至竞争的关系中实现；离开了开放和引进，不了解、学习和吸收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思想文化的优秀成分，就必然会蹈常袭故，自垒高墙，把自己和世界思想文化奔腾向前的大潮隔绝开来，从而使自己失去生发的活力。从50年代开始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当代文学在自我封闭的格局中带着血泪蹒跚前行，最后几乎走到了末路，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十年改革开放，摧枯拉朽，石破天惊，奄奄一息的中国当代文学否极泰来，终于有幸打破了长期单调、封闭的格局，重新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生机。今天，经过乍暖还寒的早春气候洗礼的中国文学，正以多元并存、百舸争流的风姿走向世界，走向自己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中所取得的这种巨大进步和所展示的风姿，除了反映在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作品有如乱花争春、一派姹紫嫣红的三春景象外，反映在反艺理论上，就是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文学理论推涛作浪、纷至沓来，形成了一片光怪陆离、蔚为壮观的喧闹与骚动的潮汐，一反过去那种沉寂、僵化的局面。近十年来，由于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生、视野的拓展，以及现代哲学、社会学、美学、人类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的渗入，现代化